



鼠

果 厂

南京的鼠，可以算是名物之

我在南京，可以說無時不被鼠擾。只要晚上一熄燈，瑟瑟寥寥，立刻出動，其敏捷靈巧，真有匪夷所思者。我是喜歡收藏一點書籍的，買不起有玻璃的書櫃，幾只東倒西歪的木書架，看起來已竟很不順眼，偏偏又被老鼠擇定作為大小便的所在，或者將花生殼瓜子皮卸了去，放在書皮上慢條斯理

的吃着，把這書架擾人清夢。每隔些時，我清理一回架上書，一定會發現成堆的，儼如北京同仁堂所售的「萬應錠」一樣的鼠糞，而磁青色的書封面被鼠尿所濕，變成一塊一塊的褪色的洋度，尤其惹人生氣。還有書桌抽斗裏盛着信紙信封，衣櫥中摺好的洗淨衣服，全是老鼠先生的臨時廁所，讓你哭笑不得。

老鼠偷東西吃，乃是當然，如果只此一端，我寧可每日進食，願意吃什麼先給預備好都可以，只求不要腳踏東西，滿處便溺。但過去的經驗，對於食品，彷彿此公却有清虛之風，無論蔬菜肉類，向不置喙，倒是買一點桂圓荔枝之類，他一定要從紙包裏拖出幾個，滿地亂滾，那種聲音，才更吵人。有一年，朋友送我們許多胡桃，大家一時想不起來吃，即吃也吃不盡，可算給老鼠弄來了最高興的玩具，今天拉一只到床下，明天拖一只到牆角，不甚平滑的地板上，骨碌碌，骨碌碌，你如果正在失眠，休想再翻下去。但是這還算好的，我的住房總算有個不成氣候的天花板，而此板是四間打通的，南京的房子工程馬虎虎，櫃子上畫一層畫布就放瓦

，年久畫布破了，瓦會一塊一塊的落下來，砸到天花板上，砰然有聲，會嚇人一跳，當我剛一搬進這房子的時候，老鼠以為是鬧小偷了，便在被窩裏大聲咳嗽，以張聲勢，積久始知不是，說給鄰居聽，他們都笑我呆，不過落磚的事，絕不能天天有，唯有老鼠老爺一高興，在天花板上跳起舞來，那可真受不了，從東面第一間跑到西面第四間，然後又跑回去，如果循環不已，更加上吱吱的追逐的鳴聲，我疑心這一定是交尾期吧？老鼠的生育是很繁昌的，也許不是像別的生物一樣，有定期的交尾季節。在我那簡陋的客廳中，天花板靠近木屏風的一角，牠噴了一個圓圓的洞，這兒就是升降孔道，有時眼睜睜將軍自天而下，迅如奔電，當你剛拿起一只竹竿想去抗拒，牠早就無影無踪了，反而讓你生氣。有一晚，我坐在書房趕寫一件稿子，忽然上面鬧得異常利害，吱吱之聲不絕，實在沈不下心去動筆了，於是往客廳去制捕，捻亮了燈，明明看見一隻灰色的長尾巴拖在圓洞之外，等一刻兒，兩只漆黑鼠目向我睜睜了，長竿一舉，早已鑽將進去，待你剛剛坐下提起筆來，而聲又大

作，如是數回，我氣得閉了燈，拿着長竿一意伺着牠，心裏一有動靜立即開燈，大約總跑不了，誰知我呆立了二十分鐘，毫無消息，甫生案前，而嘩嘩嘩啾啾，這天我簡直完全屈服了，後來我們推測，大約是喝醉了酒，才興奮得如此，因為我們發現放在吃飯桌上的一杯酒，剩了半杯了。人吃了酒雖是要鬧，而胡裏胡塗的，老鼠却有神志清明的開法，而且像專門給人開玩笑似的鬧，我們再也不敢以酒相款了。

聽說重慶多鼠，其大數斤，可以食小兒之鼻，南京所產，雖是小鼠，其長亦不下尺許，鼻子吃不吃不敢斷定，會咬咬耳朵的事則確有。我的孩子已十歲，自睡一床，去年夏天有一天忽然提議，絕對不自己關了，原來是夜間老鼠常常跑到他面孔上旅行，有時撒尿，有時吃物，有時則把耳朵試探試探。我向他的床上一考查，果然帳子已咬破一洞，於是便將孩子移至大床，我想對於大人，牠必不敢的。今年秋天，蚊帳已竟無用了，但因忙於農事，就將四圍繃起來集在頂上，以免灰塵散落，一夜忽覺面上有水洒下，繼續幾次，恍如觀音甘露，睡夢中猛憶此鼠禍也，

開燈急捕，果見龐然大物，自帳頂直竄後窗，我赤著腳拿起一支鞋子，作遙擊勢，牠只是在後窗櫃上睜目相向，我正在想法掩捕時，驟然乘其不備，自丈餘高之窗桓一躍而下，疾馳無聲，反而嚇得我不知所措。所以我前邊說這種東西之活動，有匪夷所思者，若在此時估計，蓋其智慧，竟超我輩而上矣。

然尚有更稀奇者，我的辦公室，是根本不會有食品的，且天花板係蛋質，與他處又不同，連，而老鼠之危，居然亦復不免。這種就常使書籍遭劫，日前剛剛買了一部蘇州印的古逸叢書，不數日間，已將杜工部草堂詩箋吃去一大塊，讓我又痛惜又懊悔。記得史記李斯傳中說，有謂劇之鼠，有倉廩之鼠，即使作老鼠，也不要混到瀾湖中去，如李丞相生於今日，當知更有書齋之鼠，其為風雅，豈不更高過倉廩？不過要實惠，還是倉廩，則我的辦公室中之鼠，猶不失為潔身自好者矣。我在餘暇，也好學習照像，前些年時，友人的來卡照像機一部，終年放在我這裏，近來因為軟片斷檔，早已玩不起了，舊日照過的軟片放在鋁製的盒子中，也關在辦公室抽斗

裏，如是數回，我氣得閉了燈，拿着長竿一意伺着牠，心裏一有動靜立即開燈，大約總跑不了，誰知我呆立了二十分鐘，毫無消息，甫生案前，而嘩嘩嘩啾啾，這天我簡直完全屈服了，後來我們推測，大約是喝醉了酒，才興奮得如此，因為我們發現放在吃飯桌上的一杯酒，剩了半杯了。人吃了酒雖是要鬧，而胡裏胡塗的，老鼠却有神志清明的開法，而且像專門給人開玩笑似的鬧，我們再也不敢以酒相款了。

裏，不意此物也成老鼠的大餐，把鉛盒咬得七洞八穿，其可驚人，頗出意料。有人說老鼠咬物之目的，在磨銳牙齒，現在磨到金銼上來，其爪牙之利，還不是要無往不克嗎？這種磨礪以須精進不懈的精神，又非我輩所能及。

要制服老鼠，除養貓無第二法。起初我曾買了市肆上各式樣的捕鼠機，什麼籠子呀，夾子呀，無論怎樣，總是失敗。有時將豬肉吃得一乾二淨，即捕不到老鼠。有時耳聽機響犯了，也不見老鼠。後來，又從學校的醫生那裏討來了劇毒的砒劑，給而拌在漿糊中，因為平時牠們頂愛吃漿糊的，可是一有毒藥，就不吃了，日久漿糊臭得一塌糊塗，老鼠還是照常猖獗。有一天看報說，老鼠最愛吃咖啡，如想毒牠，可以咖啡為引，於是立刻到中央商場稱了半磅上等咖啡，和在新調的漿糊裏，依然是效驗毫無，人說老鼠會算卦的，我自然不相信，可是看了這種情形，其機智與狡詐，頗有作人們模範的資格，蓋即以人類之爾虞我詐，也有陣上失風的時候也。這時我們便決心去找一只貓，年老的趙媽，很辛苦的從城北覓到一頭，黃色的，有條紋

的乳貓，我們叫他小虎，貓雖小，畢竟是老鼠所怕的，從此稍為斂跡。但貓常常撒污在床下，又每於夜半叫個不停，不知何故，也許是想起牠的母親來了罷？沒法子，只好起來將牠送出去，以便安眠，日子久了，也是一種莫名的煩厭，但這貓已竟會捉一隻像杏子大的鼠離了，他開始在地板上玩弄廢舊品，跳過來，跳過去，把其實早已咬死了的小鼠仍做著一擒一縱的演習，到最後，才一口吞下去，我們看著，不免有點感覺殘忍，可是還是喜悅的成分多，因為鼠君對我們的殘忍，是比這個大多了。貓是雌性，慢慢大起來，就不安於室了，天天跑去亂聞，甚至一連幾天不回來，老鼠當然又來報仇，而貓仍須去尋覓，等於又使我們加一層煩惱，同時牠會將鄰近的野貓全引到家中，徹夜在屋瓦上幹著三角戀愛的把戲，嗚嗚之聲，如泣如訴，恨不得起來把牠打殺。野貓之中，有一頭也是黃的，與我們所養的那只貓相似，前後偷去了幾次的肉和魚，窮措大吃肉本不易，結果即被她搯了油，當然不甘心，某晚我持棒閉門大索，結果兩貓莫辨真假，都被我打得遍體鱗傷，且有一塊

玻璃，因為失手而敲得粉碎，我脾氣是暴躁的，越是在這樁心裏越恨，在加緊攻擊下，兩頭貓終於復復遠颺了，妻和幼子因為這種粗暴的舉動，向我大吵，弄得一夜不得安眠，第二天，發現那貓雖受傷，但非無自貓之重，又過了一星期，小虎竟嗚呼哀哉了。我心中既恨鼠，又恨貓，而又有點痛惜於貓之死，因想到古代功臣，爲了不自檢束而被走狗良弓之禍的，也哀始非小虎一樣罷？

老鼠依然是老鼠的世界，我嘆息著智窮力索，最近因為清理什物，看見放煤的地方有剛生產一窠小鼠，妻將牠們用舊報紙包好送到垃圾堆上去了，我說：你何不殺了牠，以解胸中之恨，她笑而不言，也許看我太褻狹了。這時，有人又送我一個小貓，是雌的，我們對牠很寄托一點希望，不意飲食不調，不過兩星期就死了，孩子的同學，答應送給他乳貓，但尚未產下，這更是付之幻夢了，何況貓到了我家，也是門不過老鼠的，原因是老鼠的歷史和智慧都大過貓。

我嘆息著智窮力索，還是讓這些「社鼠」去自由發展吧

十月廿三日丙中

愛憎交響曲 原身

清風帶去了你幾許夢境？
——十年前共同的幻想，
我會感受。
你的淚是酸的。

怕秋風吹乾你的眸子，
怕落霞映紅你的心胸。
從此吾不愛天明。
只愛上你那轉愁爲笑的面容

與那秋空鈴音似的笑容。
吾含恨秋風薄情
你亦愛上那顆吾愛著的星

談黑夜無底延續吧！
寧寂會咀嚼心曠，
只是別後的空谷里。
——地消失了
和風絮因想給你
你不見
蔭影深處，
望河上浮雲到迷離。

只是——一個吻——作了
五年友情的歸宿
亦同時，播下了
遺恨的罪惡種籽

像斷不了種的矮米牛。
X X X
多富有智慧呀！
會將快樂建築在人家淚水上然而，要知快樂亦只不過是藍天的流星。

苦痛會由衷消失
像晨曦中的宇宙淚滴
亞當的覆轍，
再決不再演
多缺少腦髓的靈魂呀！

生趣索然：
究竟還有活下去的必要？
？？？
夢做我？還是
我做著夢？

晨醒
魔鬼一向嫉妬純淨的夢。
因此，我被攔阻了，
揉揉眼，睜開來：
「怎麼？又回到這厭憎的羅網？」
趕快再戴起虛偽的臉

——
「早！早！早！」